

卫斯理
武侠小说全集



玲珑双剑

LINGLONG
SHUANGJIA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玲珑双剑

LING LONG SHUANG JIAN

倪匡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玲珑双剑/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94-6

I. 玲…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6482 号

书 名: 玲珑双剑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陶 然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 一 章	天鹰大侠	1
第 二 章	百花老怪	10
第 三 章	掌上明珠	20
第 四 章	夜探古刹	29
第 五 章	天外有天	40
第 六 章	马厰奇遇	48
第 七 章	人蛇苦斗	58
第 八 章	帝宫来客	67
第 九 章	一段旧情	79
第 十 章	东窗事发	88
第 十 一 章	变生肘腋	98
第 十 二 章	阴沟翻船	108
第 十 三 章	心狠手辣	118
第 十 四 章	冒名顶替	127
第 十 五 章	深谋远虑	138
第 十 六 章	初生之犊	147
第 十 七 章	帝宫得宠	158
第 十 八 章	双剑惊虹	167
第 十 九 章	江湖道上	176
第 二 十 章	初试啼声	187
第 二 十 一 章	石破天惊	197
第 二 十 二 章	冤家路窄	206
第 二 十 三 章	恶涛汹涌	216
第 二 十 四 章	行藏泄露	226
第 二 十 五 章	插翼难飞	238
第 二 十 六 章	一代枭雄	246
第 二 十 七 章	蛇蝎美人	256



玲珑双剑





玲珑双剑



第二十八章	笼中之鸟	265
第二十九章	死里逃生	276
第三十章	受宠若惊	285
第三十一章	亡命天涯	295
第三十二章	有口难宣	304
第三十三章	步步惊魂	314
第三十四章	问关万里	323
第三十五章	狭路相逢	333
第三十六章	功亏一篑	342
第三十七章	山穷水尽	351
第三十八章	大闹鬼谷	361
第三十九章	千里寻亲	372
第四十章	奇毒难解	381
第四十一章	气势如虹	391
第四十二章	宝剑魔鹰	400
第四十三章	力寻死谷	410
第四十四章	生死边缘	419
第四十五章	双凤奇功	429
第四十六章	天雷三掌	438
第四十七章	唯我独尊	447
第四十八章	各有千秋	456
第四十九章	虚名所累	465

第一章 天鹰大侠

雪花飞扬，隆冬腊月，虽说西湖的雪景，恰如美人素妆，别具风韵，但是游人却也少得多了。老长的一条苏堤之上，满是白皑皑的积雪，像是整条苏堤，全是白玉筑成的一样。只有在两旁大柳树下，有几个孩童，正在堆雪人，抛雪球，玩得十分热闹。

在玩堆雪人的那七八个孩子，正玩得起劲间，突然停了下来，一齐抬头，向前看去，只见远远地，四条大汉，抬着一顶轿子，健步如飞，向前走来。

那轿是一顶亮轿，四壁全是玻璃窗子，人坐在轿内，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景，坐在轿内的，却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而只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子。

那女孩子和正在堤边玩耍的孩子，全都差不多年纪，但是在玩耍的那些女孩子，脸上却全被西北风吹得红扑扑的，有的只是穿着一件夹袄，头上还在冒汗。轿内的那女孩子，却是面色白得像玉一样，身上穿着雪也似白的白狐裘，头上还戴着一顶狐皮帽子。

因之益发衬得她双眼漆黑，皮肤皓白，她坐在轿中，眼珠不断地转着，看着外面的雪景。

在轿子后面，跟着一匹骏马，马上骑着一个披着铁青色披风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浓眉、大眼，面相极其英俊，勒马缓缓而行。

那顶轿子渐渐抬近了那两株柳树，在柳树下玩耍的孩子，有的开始向轿中的女孩做鬼脸，轿中的女孩，只是腼腆地笑着。

突然，只听得柳树下有一个女孩子，一声大叫，向前冲出了一步，手中捧着老大的一个雪球，手臂一挥，“呼”的一声，那一只大雪球，已向轿子抛了出去。

那一下事情，来得极其突然，四个抬轿的壮汉，身形虽是灵活，也不禁呆了一呆。而就在那一瞬间，“啪”的一声响，那团大雪球，便已齐齐正正，砸在轿上，爆散了开来。轿内的女孩其实丝毫也未曾受到损害，但是她却立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轿内的女孩子哭，柳树下的孩子却个个都拍手大笑，那个抛出雪球的女孩子更是高兴得大叫大跳，然而，那四个大汉立时放下了轿子，其中一个，

忽地窜前几步，来到了那女孩的身后，五指如钩，手臂一伸，如同老鹰抓小鸡也似，劈手将那女孩的肩头抓住，提了起来，喝道：“野小兔子，可是活得不耐烦了？”

那女孩被抓了起来，面色顿时变得苍白，但是她却仍然睁大着眼望着那壮汉，绝不哭啼。

那壮汉扬起左手来，便向女孩子的脸上掴去。可是他手才扬起来，突然之间，手腕之上，便紧了一紧。那壮汉陡地一呆，抬头向上看去，他不看犹可，一看之下，不禁魂飞魄散！

只见他手腕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缠着一条身体扁平，细得如指的蛇儿！

蛇在隆冬，每每缩在土中，可是那条蛇却是灵活无比，那汉子面现骇然欲绝之色，张大了口，出不了声。

也就在此时，只见一株满是雪花的树上，跃下了一个妇人来。那妇人头发披散，样子十分可怖，但是那小女孩见了，却嘻叫道：“妈！”

那四个抬轿的家丁，这时大惊失色，被蛇缠住了手腕的那个，更是全身发抖。但是那妇人一跃而下之后，发出了一声啸声，那条蛇“刷”的一声，离腕而起，那四个家丁，连忙抬着轿子飞奔而去。

那小女孩哈哈大笑，向那顶轿子做了一个鬼脸。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个老者走了过来，走到了那妇人的面前站定，可是他却不说什么，只是指着那妇人，手指不住在发抖。

他不但手指在发抖，连口唇也在发抖着，显然是想讲些什么，然而他尽管喉间咯咯作响，却是一句话也未曾讲出来。

那小女孩抬起头，饶有兴味地望着那老者，道：“你别和我妈说话了，她不喜欢和生人讲话的。”

那老者这才吸了一口气，道：“小娃儿，这……这是你妈？”

那小女孩面上竟现出了不乐之色，道：“当然是，不然我叫她妈么？”

那老者陡地俯下身来，两眼不转睛地瞧着那小女孩，看了片刻，站了起来，又去打量那妇人，他面上肌肉抖动，神情之复杂，实是难以形容！而且，转眼之间，只见那老者的双眼之中，泪花乱转，竟然落下泪来！

那小女孩本来是鼓着腮帮子在生气的，一看到老者居然流下泪来，她不禁“扑嗤”一声，笑了起来，道：“老丈，你好端端的，怎地哭了？”

看那老者的样子，本来似乎还想竭力忍着，不使自己的眼泪掉下来的。可是经那小女孩一问，他的泪水却下得更急，颤抖的手指，指着那颈际盘旋着蛇儿的妇人，抖了好久，才叫道：“妹子！”可是那妇人却一直没有什么反应，只是瞪着眼瞧着那老者，面色漠然，对老者那一声充满了感情的叫唤，

也是无动于衷。

从那种情形看来，她显然是一个心智十分不正常的人了，要不然，绝不会如此。

那老者的这一下呼唤，如此亲切，如此充满了感情，给任何人听了，只怕都不免要心酸的。但如今在那老者面前的，一个是心智失常的妇人，另一个却还只是小孩子，世事未懂，也不知悲切，反倒觉得好笑，只听得她“咯咯”地笑了起来，道：“喂，你这位老先生，究竟是怎么啦？先是问话，又哭了起来，如今倒好，索性管我妈叫妹子了，亲戚也是胡乱认得的么？”

那老者一面哭，一面摇着头，道：“你不明白，她确是我的妹妹，梅娘，小梅娘，你不认得我了么？我是你大哥啊！”

那老者的声音，实在太凄楚了，是以令得那小女孩也不觉得事情可笑了，她只是怔怔地望着他。

那老者抹了抹眼泪，低下头来，道：“小女娃，你妈妈姓楚，是不是？”

那小女孩伶俐的脸上，立时充满了讶异之色，道：“是啊，我妈妈姓楚，我也姓楚。”

那小女孩讲这句话，在她自己而言，是丝毫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因为在她想来，她妈妈姓楚，她也姓楚，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那老者听了，却又一阵难过！

因为这等于说那妇人遇人不淑，令得孩子连自己的父亲姓什么都不知道，只好跟着母亲的姓！

他面上的肌肉痛苦地抖动了几下，又道：“她……叫梅娘，你说是不是？”

那小女孩却摇了摇头，道：“那我却不知道了，我没有听到人这样叫过她，人家只是叫她……叫她‘癫婆子’，‘疯妇人’的。”

那老者叹了一口气，道：“没有错了，她是我的妹妹，你正是我的外甥女，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女孩道：“我叫恨枫，可是妈有时又叫我小梅。”

那老者又流下泪来，道：“小梅，小梅，那更不错了，可是，为什么要叫恨枫？这名字怪得很啊！”

楚恨枫的年纪虽小，但是脾气却十分不好，闻言一翻眼，道：“我名字怪不怪，你管得着么？我妈妈要我叫这个名字，我就叫定了这个名字了。”

那老者叹了一口气，道：“你妈妈如今是怎么一回事，她听不到人家讲话么？”楚恨枫摇头道：“不是，别人讲话，她一点也听不到，可是我讲话，她却是问有问答的，她只是听我一个人讲话。”

那老者忙急急地道：“小梅，那你快告诉她，我是她的哥哥，当年我和她在大凉山分手之际，她也极为年轻，但是我相信……她一定仍记得我的。”

他讲到后来，语音又变得哽咽了。

楚恨枫又望了望那老者片刻，才叫道：“妈！”

那妇人本来像是石头人也似，直挺挺地站着的，但是楚恨枫才叫了一声，她的面上，便立时现出了一个极其慈祥的笑容来，同时，俯下身来，道：“什么事？”

楚恨枫向那老者指了指，道：“妈，在我们面前的那个老丈，你看到了没有？”

那妇人像是直到此时，才发现面前有人，抬起头来，向那老者看了一眼，道：“看到了。”

那老者忙急急地道：“梅娘，你不认得我了么？”

可是，那老者说话的声音虽大，那中年妇人，却是充耳不闻。

楚恨枫又道：“妈，那位老丈，说他是你的大哥。”

那妇人俯着身子，在听楚恨枫的讲话，面上的神情，也一直极其慈祥。可是楚恨枫的这一句话才出口，她的面色，突然变了。

她身子一震，突然站了起来，而且在不断地发着抖，这种突而其来的变化，将楚恨枫吓得发怔，那妇人又突然叫道：“大哥，大哥，你在哪里？”

她一面叫，一面四下张望不已。

那老者泪水泉涌，道：“梅娘，我在你的面前，你想不到吧，我也未曾想到，若不是你颈际这条蛇儿，我是绝不敢认你的了，这些年来，你……都……”

他本来是想说“你可都好么”的，但是看那妇人如今的这等情形，这些年来的情形，一定是不会好的，是以再也讲不下去了！

他话没有讲完，那妇人也哭了起来，叫道：“大哥，你真是大哥，大哥，你怎么也有机会逃下来了？大哥，妹子的命好苦哇！”

她一面哭着，一面向前扑了过去，伏在那老者的肩头之上，号啕痛哭起来。兄妹两人一直相拥着，雪花不断地飘下来，由于他们站立着不动，他们的头上、肩上，全都积满了柔软的白雪。

楚恨枫睁着漆黑明亮的眼珠，望着他们两人。她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她的眼眶之中，却也已泪花乱转了……

骏马飞驰，马蹄踢得积雪和着泥块，一齐向四下飞溅开来，在街道上响起了惊心动魄的声音，疾驰的骏马终于停了下来。

骏马是停在一所极其宏伟的大宅门口的。

在朱漆的大门两旁蹲着的，却不是石狮子。

那是两只又高又大，纯白玉雕出的巨鹰，鹰喙如钩，翎毛如铁，虽是石头雕出的，但是却神态栩栩如生，像是这两头巨鹰，随时可以铁翼横展，劲

风倏生，破空而去一样。

这两头巨鹰，点出了宅主人的身份。而这两头巨鹰，在江湖之上，也大大地有名！武林中人，一到附近，若自念和巨鹰主人，天鹰大侠关百枫有交情的，必然谒宅拜谒。如果自念所作所为，不齿于江湖的，也必然远远避开，不敢接近半步。

天鹰大侠关百枫，这是江南江北，无人不知的大英雄大豪侠。而关百枫不但为人仁侠，得人钦仰，他的武功，自成一家，内外功的造诣，也都到了极其高超的地步，这是武林中人人公认的。

骏马一驰到了门前，便停了下来，马上那中年人，抱着脸色苍白的的女孩，翻身下马，自一旁的边门处，两个家丁迎了上去，打躬道：“施爷，什么事？”

那中年人忙道：“师父在么？”

那两个家丁道：“在，正和夫人在暖阁围炉看梅，小姐要出去赏雪，怎地那么快就回来了——”

那两个家丁又讲了些什么，那中年人根本未去听，他也不去敲大门，身形一转，便从边门之中，闪身进去，一进门，便是老大的一片空地，空地上铺的，全是两尺见方的大青石板。

在空地过去，则是一所极大的巨宅，那中年人穿过了宅子，来到了后园，后园有一个老大的水池，池中的水已全结了冰，几梗残荷，露出在冰上，上面也已积满了雪花，在池中心，是一个水阁，那水阁中，这时正有一个洪亮的笑声，传了出来。那中年人身形掠起，在冰上飞掠向前而去。

他还未到水阁，已高声叫道：“师父！”

只见水阁的窗子被推了开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沉声道：“什么事情，施超，你怎么回来了？”

那中年人正是叫施超，他忙应道：“师父，出事了，出事了！”

他一言甫毕，突然听得水阁之中，响起了一声妇人的尖叫，道：“什么？出事了？那么，小玲呢？”随着那两下尖叫声，自窗口之中，一条人影，疾掠了出来，来势快绝。

那人影是打横掠出来的，如同一头怪鸟一样，一眨眼间，便已到了眼前，乃是一个四十上下的妇人，那妇人一身浅黄，装扮得甚是美丽，但是她的尊容，却是令人望而生厌。

只见她生就一张马脸，左眉浓，右眉淡，唇薄露齿，鼻起中节，双眼暴凸，一副凶相。

施超一见了她，便慌忙退开了一步，道：“小玲师妹没有事情。”

一直在施超的怀中，惊得脸色苍白的那小女孩，直到此际，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挣扎着向那妇人的怀中扑去，叫道：“妈！”

那妇人一伸手，将小女孩抱住。其实，那小女孩也有十岁左右了，早就不应该再要大人抱了。可是那妇人却还是抱着她，一面道：“别怕，小玲，小玲，有妈妈在，什么也别怕！”

她一面安慰女儿，一面瞪起了眼睛，望着施超。

施超本是神威凛凛的一条汉子，可是此际，在那妇人的瞪视之下，却是脸色苍白，畏畏缩缩，竟像是不知如何躲避才好！

这时，另一条人影，也从水阁之中，掠了出来，那是一个五十开外的高个子，一身紫姜色的长袍，更衬得他面色微红，威风凛凛，神武无匹。这人正是天鹰大侠关百枫！他掠到了近前，便道：“什么事？谁敢惹事生非，快说。”

施超怯生生叫道：“师父、师娘，生事的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那妇人暴喝道：“你是干什么的，怎地不知道？”

她一面说，一面伸手在她怀中的女孩脉上，搭了一会儿，又在她的背上，抚摸了片刻，那小女孩才慢慢地止住了哭声。

关百枫双眉微蹙，道：“夫人，你且别吵，容施超慢慢地说。”

关百枫讲来好声好气，讲的话也大是有理，可是那妇人一听，却勃然大怒，厉声道：“放屁，我吵什么？女儿被人家欺负了回来，我难道还要装孙子，扮哑巴，一声也不出么？”

关百枫的面上，一副敢怒而不敢言的神情，并不还口。而站在一旁的施超，面上也没有什么惊讶之色，像是这类事情，司空见惯，并不值得奇怪一样。

等到那妇人骂完，关百枫才道：“好了，如今小玲又没有事——”

想不到这一句话，竟然又开罪了那妇人，竟然又骂了起来。

关百枫欲言又止，终于道：“是！”转过身，道：“施超，你跟我一起来！”

他身形掠起，在冰面之上，飞掠而出，他掠过之际，冰面上的积雪，一点痕迹也不留下，轻功之高，分明已到了极点！而天鹰大侠四字，在武林之中，可以叫得如此之响，当然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若不是在武学上真有过人的造诣，如何能博得那么大的名头？可是，当施超跟在关百枫的后面，向前掠出之际，他望着关百枫虎背熊腰的背影，心中不禁苦笑，暗忖除了这宅子中的人之外，谁知道天鹰大侠关百枫，竟是一个惧内之人呢？而且，在他的夫人面前，这位天鹰大侠的威风，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哪里像是什么天鹰，简直是一只鹰爪下的小鸡。

为什么他那样怕关夫人呢？

这一点，即使是这个宅子中的人，也没有一个知道的，连施超这个关百

枫的大弟子在内，都不知道。所有人也不知道关夫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姓名，只知道她是关夫人。

当然，人家都知道关夫人也是会武功的，非但会武功，而且武功极高，但是却也没有人以为关百枫怕她，是因为她的武功在关百枫之上，因为，关百枫的武功，也已在江湖上挣下了如此的名头，如果关夫人的武功更高的话，何以在武林中却又默默无闻？

当然，在这宅子中的人，除非是不要性命了，否则，是绝不敢对外提起关百枫畏妻一事的。就算在宅中闲谈，一提起了这件事，也得提防脑袋搬家！

所以，武林中人，只知道关百枫关大侠威仪无比，绝不知道他在家中的时候，只是一只“小鸡”！

施超心中，十分感慨，但是他当然也和别人一样，一点也不敢表示什么意见。

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后院，向宅外奔去，转眼之间，便已来到了一间小花厅中，走在前面的关百枫，这才停了下来。

关百枫一停了下来，先回头看了一眼，等到肯定四周围除了他和施超之外，再没有别人时，他才低声问道：“施超，你说那玩蛇的女人，是何等模样的？”

关百枫在问起那“玩蛇的女人”之际，面上的神色，又不由自主地变了一下。

施超心知关百枫的神态有异，其中是必有原因的，但他却不敢问，只是据实道：“那是一个疯婆子，一脸污秽，长发虬结，连是男是女也分不出，根本看不清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来！”

关百枫道：“你是在哪里遇到她们的？”

施超道：“是在苏堤的尽头。”

关百枫点了点头，道：“我去看看，你别离开，若是你师娘问起来，你便说我去追寻欺负小玲的人了，知道了么？”

施超忍不住叫道：“师父——”

关百枫问道：“什么事？”

施超叹了一口气，道：“师父，你何等英雄，何以——”施超的话还未曾讲完，关百枫的面上，便已神色大变，双手也连摇不已！

只见他如临大敌，将声音压得极低，道：“施超，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么？”敢情施超的话虽然没有讲完，但是关百枫却已知道他要讲些什么了。

施超叹了一口气，也不再向下讲去，关百枫一翻身，便出了小花厅，他一来到了门口，立时有两个家丁，替他打开了大门。

关百枫也不吩咐备马，只是向外疾掠了出去，大街之上，往来的人，一

见了他，莫不是立即便垂手而立，恭恭敬敬地称上他一声“关大侠”的。

关百枫一直来到了西湖边上，到了苏堤上。这时，雪已停了。关百枫缓缓地向前踱去，他的脚步，十分沉重，显见他的心事重重。

当他来到堤中央时，忽然身后有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关百枫身形一凝，也并不退让，只见两条人影，“嗖嗖”在他的身边掠过，向前飞奔而去，可是，一奔出了丈许，那两个人便突然停身，转过头来，“啊”的一声，道：“这不是关大侠么？”

关百枫定睛向前看去，只见眼前的人，一高一矮，高的又瘦又长，简直像是一根竹竿，矮的却肥胖无比，如同一只西瓜一样。

这两人身形如此特殊，但刚才在疾行之际，身法却是一样快疾，那实在是难得之事，可知他们两人的武功，都有相当高的造诣。

关百枫向两人看了一眼，依稀觉得两人相当面熟，但是却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两个人。他乃是个名满天下的大侠，别人认得他，而他认不得别人，原是十分普通之事，是以他也并不惊讶，只是淡然一笑，道：“两位朋友是——”

那两人连忙恭恭敬敬地向关百枫行了一礼，道：“不敢，我们是滇南百花岭东，铁算先生门下，王长子、朱球，数年之前，在滇南曾见过关大侠一面的。”

两人一报了姓名来历，关百枫便“啊”的一声，完全明白了。但是，他一听到“滇南百花岭”五字时，心头却又禁不住咚咚地乱跳了起来。

滇南蛮荒之地，那百花岭更是深处荒原之中，可以称得上人迹不到。但是在百花岭东，百花岭西，却各住着一位武林怪人。住在百花岭东的，便是眼前两人的师长，铁算先生。

那铁算先生轻易不来中原走动，他的武功究竟如何，即使慕名前往滇南，曾与之见过面的人，如关百枫那样，也说不上来。

但是，他门下七个弟子，却是常在武林之中走动，这七个弟子，形容古怪，武功高超，人称“滇南七仙”，多少年来，也未曾听得他们曾败在什么人的手下过。

弟子尚且如此，师父的本领之高，自然可想而知，是以铁算先生之名，在武林中极其响亮。而住在百花岭西的，却是一个凶残无匹，武功也高强已极的邪派中人，百花教教主、百花老怪。百花老怪可以称得上是方今邪派之中，数一数二的高手，他每隔三年，便要在百花岭西，聚集各门各派的邪教异派人物，大大地热闹一番。在这样的三年一度大聚会之中，可以称得上奢侈极奢，帝王大内，也要自叹勿如，是以邪派中人，每以能参加这样的聚会为荣。而百花老怪虽然僻居滇南，也俨然是天下武林群邪之首。

关百枫一想到百花岭西的百花老怪，心头便自剧跳，其中是大有原因的，

后自会细表，此处不赘。

关百枫当下，有点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道：“两位不必多礼，铁算先生可好么？”

王长子道：“家师很好，自关大侠来过滇南之后，家师极其记挂，每思前来中原，回拜关大侠。每年来滇南见家师的武林中人，不知有多少，但是家师想到回拜的，却只有关大侠一人！”

关百枫既是名满四海的大侠，受人恭维的话自然也听得多了，但是像王长子所说的那几句话，却也令得他心中为之十分高兴！

因为铁算先生究竟是武林之中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如此敬重自己，这证明自己在武林中的地位也着实非比等闲。

他忙道：“铁算先生若是看得起在下，何时驾临，在下定然广邀天下好汉，举行一盛会，瞻仰铁算先生风采，以表示敬意。”

王长子道：“晚辈一定转达关大侠的意思。”

他一面说，一面身子向后退去，看情形他是准备告辞了，但朱球却低声道：“师哥，不向关大侠问问百花老怪那里发生的事么？”

朱球的语声虽低，但是关百枫却已听到了，他心中又剧跳了起来，王长子“噢”的一声，道：“正是，关大侠可知道百花老怪那里，最近出了一件大事？”

关百枫竭力镇定，淡然道：“未曾听说。”

王长子道：“百花老怪的一部武功秘笈被人盗走了，盗走这部武功秘笈的，并不是他的弟子，却只是一个下人，那下人自小便被他收养，是以深信不疑，却不料把他最要紧的东西盗走了！”

关百枫心中暗吃了一惊，道：“盗走的那部秘笈，是否是邪派中最有声威，前辈高人红袍老祖的《异数经》？”

王长子道：“正是。”

关百枫呆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这部异数经，数十年前出土，不知经过了多少残杀争斗，才落在百花老怪的手中。总算无人再敢和百花老怪争夺，如今，若是又流落江湖，那岂不是又不得了？”

王长子点头道：“是啊，武林中知道这件事的人还不多，百花老怪虽然大怒，但是却也秘而不宣，但是消息却也传出去了，所有的人一路追缉下来，那盗走异数经的人，已到这里附近来了！”

关百枫吃惊道：“来到了杭州？”

王长子道：“是的，我们来这里，也是为了这个原因，这本异数经，落在谁的手中，谁都可以成为一代高人，确是非同小可！”

关百枫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

王长子和朱球两人，又向关百枫行了一礼，躬身而退，向前奔了开去。

第二章 百花老怪

关百枫一个人呆呆地站着，他的脑中，实是乱得可以，百花老怪的异数经失窃了，那实是轰动武林的一件大事，但是关百枫乱得这样，还不单是为了这一点！

使得他心情缭乱的，是那个弄蛇的女人！那弄蛇的女人！

关百枫记得十分清楚，那几个月，他和那弄蛇的女人在一起的几个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光阴，但是如今，自己再上何处去追寻那种幸福的日子呢？

关百枫缓缓地向前走着，堤上积雪如银，除了他一人之外，也没有别人，他可以安静地回忆往事……

那也是一个隆冬腊月，但是在滇南，却是没有冬天的，即使在冬天，也温暖如春。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前的关百枫，也已经是名扬天下，豪气干云的大侠了。那一年，他先到四川，会见峨嵋，青城两派掌门，又取道崇山峻岭，来到了滇南，由于久仰铁算先生的大名，是以径向百花岭而来。

百花岭是名副其实的百花岭，在江南是瑞雪飘飘，关外更是冰封千里的时刻中，滇南百花岭却是万花齐放，争妍斗丽，艳红姹紫，鹅黄鸭绿，实是难以胜数。关百枫虽是豪侠之士，并非舞文弄墨，歌风吟月的骚人雅客，但是对这种灿烂的奇景，他也全然忘记了赶路，一路上缓缓行来，仔细观赏。

他慢慢走近百花岭，由于贪赏景致，信步走来，一时之间，也忘了方向，只是向前走着，及至天色渐黑，他才吃了一惊。

因为，他看到夕阳在他的前面，沉下山去，那么，他是向西方在走的了？

他到百花岭来，是为了看铁算先生，但如果到了百花岭西的话，那就非但看不到铁算先生，而且要撞上百花教的邪徒了！

关百枫一想到百花老怪和百花教的那批教徒，心中也不禁骇然，不敢招惹。他连忙停了下来。滇南山野之中，毒瘴最多，日落西山时分，毒瘴便弥漫而出，远远可见五色蒸腾的瘴气，丝丝袅袅，散了开来。

关百枫更不敢连夜赶路，攀上了一个地势略高的山坡，看到有一个相当

整洁的山洞，他燃了一个火把，对山洞熏了一熏，便在山洞内，躺了下来。

山洞中十分幽静，过不多久，关百枫便渐渐地睡着了。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却不是睡醒的，而是被一阵脚步声惊醒的。

关百枫倏然惊起，连忙一按手，坐了起来，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关百枫却听到一男一女向前急促走来的喘息声。

那一男一女两人，显然已进了山洞！

关百枫心忖，这倒好，这里是百花岭西，看样子这一男一女，一定是百花教中的邪徒，到这里来偷情幽会的了，自己倒不可以放过他们。

关百枫在暗中运气，准备那两个人来到了近前之际，一举出手，将他们制住，他自己当然屏住了气息，一声也不出。

只听到那两人的脚步声停了下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像是十分惶急，道：“妹子，你就躲在这里，不要出去，这山洞的洞口，我早已找好一块大石，可以将之完全堵起，不怕人发现的。”

另一个女子声音哭道：“大哥，你怎么办？”

那男的道：“我可不怕，老怪物未必想得到会是我带着你逃走的。妹子，我还不要紧，你是非走不可的了，你没看到前几天老怪物见到你的时候，已经贼眼乱转了么？说不定他淫心一起，你便成了他第二十七房姬妾，你若不走，如何是好？”

那女的咽泣道：“大哥，你自己多保重！”

男的道：“我知道了，只要有机会，我也会逃出来在江湖上找你的，你躲在这里，至少三天，才能出去，老怪物必料不到你会躲在近处的，过了几天，他派出去的人追不到你，自然便淡忘了。”

那女的只是低声哭泣着，只听得脚步声起，分明是那男的向外退了出去，接着，洞口处便传来了堆石之声，想是已将洞口封了起来。

关百枫躲在黑暗之中，将这一男一女两人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的心中，不禁暗叫了一声惭愧！

因为一上来的时候，他将这一男一女，当做了是偷情幽会的狗男女，怎不料他们却是苦思逃脱百花老怪魔掌的兄妹！

在洞口被大石封住之后，那女子仍然在不断地啜泣着，哭声十分凄哀，令人肠断。

关百枫的心中，对那女子，早已充满了同情心，好几次想要出声招呼那女子，但是他却始终未曾开口。

关百枫未曾开口的原因，一则他怕自己骤然出声，会吓得那女子惊叫起来，惊动了洞外的人。二则，关百枫的心中，有着难言之隐！

关百枫在武林之中，侠名远播，俨然一代豪杰，那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事

情。但是，关百枫这一身武功，是何门何派，得自何人传授的，江湖上，却是无人知道，有的人也向关百枫问过，但是关百枫只是笑而不答。由于打听人家门派的秘密，本是武林中的大忌，是以关百枫不说，也没有人再追问他了。

事实上，关百枫的一身武功，却是得自他的夫人所传授的。关夫人乃是一个极有来历之人，后又自当详叙，此处不赘。

所以，关百枫对他的妻子，又敬又畏，非但不敢在外拈花惹草，便是见了女子，也远远地避开，唯恐有一点风气，传进了他夫人的耳中，那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时，在山洞之中；他迟迟疑疑，不敢开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过了许久，那女子的啜泣声，已渐渐地停了下来。

关百枫的心中，想了千百遍，心忖此处僻处滇南，自己就算和这个女子讲上几句话，只怕也不会被人知道的！在江湖上行走之人，和陌生女子交谈几句，本来是普通平常之极的事情。但是关百枫因为心中对他夫人的惧意，实在太甚，是以一想到将要和一个陌生女子讲话之际，还未开口，心头便已怦怦跳了起来。

过了片刻，他紧张的心情，才渐渐地缓和了下来，他低声道：“姑娘，你别怕！”

虽然他竭力将声音放得极其柔和，但是他突如其来地开了口，那女子还是吓得“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关百枫忙道：“姑娘，你别叫，你一叫，百花老怪的门下，便听到你的声音，那你再想逃出去就难了！”

那女子停了半晌，才怯生生地道：“你……不是百花教中的人？”

关百枫道：“不是的，我是过路人。”

那女子道：“你可别骗我了，这里是百花岭西，谁敢踏进来？若是你不说实话，我放毒蛇咬你了！”

关百枫双手连摇，但是他随即想到，在黑暗之中摇手，对方根本是看不到的，他连忙道：“别放毒蛇，我讲的是真话！”

那女子静了半晌，才道：“你真是外地来的？你来做什么？可是想投入百花教下么？”

关百枫道：“当然不是，我是慕铁算先生之名，想来拜见他的，却不料一路贪看风景，走到百花岭之西来了，所以才在此过夜的。”

那女子听了，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你不是来投百花教的那最好了，如果你是的话，我可劝你一句，那百花教不是人能够呆下去的地方！”

在黑暗之中，关百枫听着那女子俏软的声音，心中已大着胆子，将对方的模样，猜了千百遍，这时，他又听出那女的心地十分好，更是想看一看对方的样子，他循着声音，向前踏出了半步，突然剔起了火折子，一晃晃着，火光一闪，只听得那女子发出了一声惊呼，道：“你做什么，快熄了火。”